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野處集　　別集類五 元

提要

臣等謹案野處集四卷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淳安人至正間為松江訓導占籍華亭其仕履畧見於楊樞淞故述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還鄉序云至元中大父處州君以弗克終仕於宋晦迹華亭別業先子遂生

伐井然猶能守先正遺矩者寀陶宗儀南村輟耕録載亨貞所作咏眉目沁園春詞二首雋永清麗頗得倚聲三昧蓋所長尤在於此惜詞選已佚今不可得而見矣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野處集卷一

元 邵亨貞 撰

記

靜[illegible]齋記

昔其所[illegible]所任[illegible]者[illegible]聖賢立言垂訓載諸冊書

紛論後世雖有智愚賢否之殊於道一也其居塵垢之

中紛紛萬緒日遘於前乃心未始一日忘道予少時聞

31927

敬名其居室曰靜默於以讀書求道而請記於予於是
又知彥敬能違外聲利不循世俗而汲汲焉以道為急
者林從予游有年言未嘗妄故信而不疑夫人之生也
闕　事父母畜妻子衣食居處凡人事之當然者矧
讀書為士自幼學而弱冠壯有室強而仕艾而服官政
以至於致事必心計而躬營之又何可以無為而靜不
言而默乎予天下之躁而多言者也心雖知之而不能
自克今乃欲以靜默之義記人之室不亦謬乎雖然以

平日所聞於朋游與林之來言者而知彥敬所謂靜默者矣非以無為為靜不言為默也苟非吾所當為當言者則勿為勿言以固吾之志氣益吾之智慮若然則彥敬之居斯堂也旦旦而求之以至功名利欲不能動聲色臭味不能移鬼神變怪不能惑干戈鼎鋸不能懼彼事與物日以遠吾所造詣日以深廣則靜與默其殆庶幾乎經曰靜而後能安又曰默而識之盍求其所謂安與識者何事由是而聞道予又不可得而知也因林之

彷徨離黍之間相望於寬閒寂寞者百年於茲矣雲間遺族有三錢焉其一居市中者為武肅王諸孫今其人猶存而鐘鼎之習泯矣其一居市東者為叅政象祖之裔今不復見其人又其一居城西為南渡宦家支蔓最衍風流文采間有存者予及識其子孫四人復堂先生為宋季該博老儒予嘗受業門下太初先生為承平文物君子託跡浮屠氏以終皆典刑士也素菴子善詩詞清談卒為老子之徒今之存者惟南金君以明經教授

為錢氏文脈所在南金幼失父侍其祖長於異縣弱冠
祖沒贅居三泖之上與予同里閈以文字交三十餘歲
既乃更世故皆操觚出游南金問舍他鄉不相周旋者
中又過半矣歲丙申浙右大亂南金所居悉嬰兵燹乃
扁舟載妻子還泖上其門人曹幼文闢室館之一見握
手問勞外南金曰偃蹇之蹤青氊去我久矣琴尊書卷
亦復無幾彼皆身外物耳今幸見故人故人固知予胸
中所存者不失也斯為無慨既得一室以禦寒暑日夕

起居其間動焉而運默焉而靜慨然而歌幽然而沉繹何適非吾名教之樂耶若然則天地萬物陰陽造化皆在吾一室中具當此之時又豈念夫先廬之喬木江湖之萍寓焉子其為我名之以識吾心所適子應之曰吾子既知夫一室之可安與天地萬化相為表裏將無適不安矣子復何言雖然杜子美當天寶之末奔走亂離至無所容其跡往往形於歌詩今皆宛然在目若所謂强移棲息一枝安者豈非君子居安慮危之道乎今

凡可以請命上帝以致下土之情者惟國家有圜丘明禋之禮至於方伯連率則禱於山川而已況其下者乎有虞氏絶地天通後世欲交於鬼神且弗可得又豈能導其心於高遠哉以是求之於人惟黄冠師為能然其道蓋出於黄帝老子也故歷代自京師至於郡邑山林之間皆設老子之宫以棲其徒講其道若官守之不可闕者凡禎祥孽厲有闗於國與民必於是乎祈禳禬禜焉蓋其行純其心一斯得以通於神明也松江府治以

南二百步有觀曰仙鶴為一郡道家之總會其始建歲
月葢不可考跡其可知者宋紹興年間處州天真觀道
士葉大直来為之主始克充廣之葉有道行善役鬼神
甞奏章與蜀某道士胥會天闕事聞於朝邦人為之興
起乾道間進士陳箎朱飛卿鄭灉通判李杓等實歸其
資葉乃樸斵梓材于其鄉浮之瀛海以至為寥陽殿于
中前設三門旁立兩廡翼以經鐘二樓後建昊天寶閣
又後為主者之居學者講習棲息之所以至庖藏湢溷

一一完美請於朝賜東晉廢觀舊額始以仙鶴稱仍給省符定為甲乙傳歷年二百餘其徒繼志如一日國朝以來繼嗣失守泰定間有攘為十方若傳舍視之者觀至是大壞至正四年掌教天師擇於方士道行純一置事公勤者得赤城吳大亨使居之讓者再教檄屢下乃始承命惟吳之誠夙有通於鬼神水旱疾疫有禱輒驗尤善祓致魂爽得其教中所謂濟生度死法者每威服事帝必有鸞鶴翔舞而至益能感於人心既事惕然以

昔人成立之難今而廢墜之久思有以興復之自是凡
衣食自奉之具一不以干其恒產所得施予財幣又以
資匠石圬鏝之費邦人復相與興起鉅細各輸其力若
昔之贊於葉者然乃益其舊址崇其櫓楹徹朽腐而易
以堅完去故陋而即諸爽塏不數年殿閣門廡二樓翼
室舊所有者一皆就新視昔加高廣壯麗增置雷霆之
殿將衛之居逮祖師施主而下皆列栖兩廡天人之象
金碧煥耀端儼雍穆君臣禮儀各適其序凜乎有生氣

也落成之明年芝草生殿楹間人益嘉其誠慎所致月
旦望郡道士與守臣吏民咸集庭下朝拜盡禮祈天永
命吳復慮十方不克安於久遠仍請命掌教二所聞於
有司復甲乙故事期無負前人初志戒其徒項天裕來
求文記顛末予謂黃帝老子之道載諸陰符道德等書
其言益可用於治世故漢用黃老之學者累代而天下
以安非徒祈禳禬禜之為也今是觀為斯郡之甲籍為
都道場又得有道之士以居之其有裨於國與民者將

垂於無窮矣遂不辭而為之記觀舊有田若干頃自宋
至今官特蠲其賦役尊道教也

本一善應院記

佛法入中國歷漢六朝隋唐五代宋以至有元千有餘
年久而益盛塔廟殆遍天下松江當三吳之東為瀕海
下郡招提蘭若附郭者至二十餘區作始於數十年間
者實居其半亦可謂盛矣本一在城西北隅其初為真
淨道院宋乾道中邦人沈氏所建也歲久且蕩析至元

踵以至郡士大夫亦喜與往還問道之屨常滿戶外所
居不能容乃悉撤其舊而經營之中為大雄殿東序西
向為大士殿前設山門後為法堂西序東向禪棲稍北
為玄武祠示不忘真淨所自也又後為方丈室肅客之
寮香積之舍以至祖祠儲藏井湢咸稱位置邦人皆樂
資之不懈凡越三年而功既高深宏敞視昔有逕庭矣
且以善應益其名未幾果與禮相繼觀化開乃率職竣
事其徒善譽善實又終始竭力以底于成仍疏其事請

記於予予嘗聞浮屠人以師弟子為敘非若世之父兄子弟出於同氣者其相與授而演迤之葢一本於義耳今觀昌之創業於前禮又能致果以振其道而開與譽實輩皆服勞不弛師弟子之設心先後若出一律顧不優於同氣者與所以恢弘祖道導化方来者不外是矣宜其居之日以廣法之日以盛也昌前宋宗室子越人蚤業儒遊宦矣既為道士終為浮屠嘗掌書記淨慈禪寺世稱三教遺逸其人也果號空林雲間人得法天目

本禪師之門戒律甚嚴鄉人推之凡是皆宜書且為之
頌曰　我觀佛法心本一無有二一切世間法皆從自
心生不為外物間萬法即歸一是故此蘭若昔為真淨
居昌能會三教了性命宗旨始建立刹幢以淑於後人
乃獲滋果師善應出世法說法及修造廓充大乘境臺
殿諸宮室諸佛菩薩像旛幢大寶蓋鍾鼓鯨魚音香花
供具等種種無不備遠近脩學人聞風自傾向因敬生
解悟悉明諸佛心於一彈指頃各證三摩地如是二師

力雖寂而常應洞徹十方界歷刧無窮盡

玄元道院記

老者之徒清逸先生吴公先君子之友人也自亨貞為穉子時識之今垂八衰矣道行深遠有古高士風度治鬼神制風雨旱澇疾㽸如影響其所居曰玄元院當華亭縣南城下一日造焉忽引至前廡指楹閒有碑石偃仆在地曰是予師仁壽先生陳公所琢也嘗欲識是院事不果而逝今予將丐子一文刻之以成先志予以先

生父友不能辭既又命其弟子項君具顛末来請益虔
按院始自宋咸淳間縣諸寓公鳩財為之中像玄武帝
君延致仁壽主祠事歲時率郡士披閱道書以祝釐介
福焉此院所由始也人因其地稱曰南城道院前至元
間仁壽告老其徒蘭隱先生陳公嗣居之始克買洪氏
地於後以廣其址至大間蘭隱沒而清逸又嗣之室屋
歲久且壞乃悉力繕治凡木植朽蠹者瓦磚破缺者像
設剥落者皆撤而新之後至元間始命玄元名又建祠

宇於後奉其師而祀焉未幾清逸遷主仙鶴觀事乃俾
項君職是復逾十稔矣院舊無恒產今有土田若干畝
悉仁壽以來積累而致者自前至元逮今凡所修為充
廓與師弟子交承之事易以今古皆請於嗣漢天師然
後行之而有司亦間與有力焉故先後被教檄者六受
公文者再咸戒以師弟子相次為甲乙傳勿替乃事此
院所由總也今清逸又以著之金石使来者知為前人
勤苦所得上以奉公承先下以修真述道其志蓋仁矣

哉予聞道家以玄元始三氣為祖玄者先天而無極也元者後天而太極也始者五行具而萬物化生也今是院之成於初拓於中將以衍於後其有得於斯道者名實固相符矣此院所由久也清逸名大亨號閑雲仁壽名道然號省翁於清逸為祖也蘭隱名德元師也項君名天裕號碧泉弟子也其下徒孫曰林德玄是為記以復於先生先生曰唯

依緑堂記

余之舊館人唐君子益家於三江南距晉二陸故居九峯之陰二十里山明水秀原隰衍沃茂樹長林蓊然深密者彌望不絶君有地十餘畝悉樹以名木引三江之流以為陂池舁九峯之石以為巖阜桐梓繁蔭松栢後凋奇花豐草參錯映帶為堂於其間日以奉父母娛親戚賓友為樂凡登其堂則緑陰滿坐清氣襲人心神蕭爽世慮俱釋益三十年于茲矣子益既殁其二子景熙景道復增治之封培灌溉構葺洒埽有加於昔凡先世

居是堂日用常行之事一不敢廢以故四方賓客至者忘歸又即其中以從事讀書問學乃取杜老詩中之語名之曰依緑而求予文以為記三數請而益勤予惟天地之氣流行四時發於春而盛於夏生物之功有不息者焉自其顯者而觀之則草木為至矣今夫仲夏之月時雨初收深山大谷平岡曠野蒼翠沉鬱之色侵肌奪目衣服器玩皆若可染及其秋深日斜通渠曲沼紺碧澄瑩錦樹屏列倒影上下熙然如陽春之妍此皆造化

自然之理而斯堂之所致者夫豈少哉人之生也寓形氣化之中以為飲食起居之適猶魚之在水微氣化則人將不幾於魚之涸者乎今二子之居斯堂也即其氣化之盛者而依之以追弘其先志養生以治性力學而立身惴惴焉不忘風霜之有揺落其所涵育成就者恒有進而忘止豈非依緑之所得與雖然杜老之所謂依者水也三江之流不舍晝夜凡環是堂下者皆有餘浸也子日俯而臨之於以求聖人觀水之術茍有得焉則

所依緑者殆不足語矣以二子嘗從予游故不辭而以勉之他日來遊於是者不以其境而以其人始知予言之有徵也

對菊亭記

曹氏雲間故家也上世多文物慕古人詩酒遊覽之事故其所居皆有園池花木之勝至今子孫雖時殊事異猶以此相尚歲時率親友相與娛樂追思蘭亭竹林之清東山習池之放以自異於流俗者習以為常也其諸

孫曰克成能涉獵經史恬退不事進取惟以畊桑自給
業既不競常怡然自得無慕羨不足之色葢其所守亦
有過人者矣其居之東小園數畆花木池沼前人手澤
猶有存者中有亭一間乃上世遺物始作歲月已不可
考自泰定甲子其大父居竹翁徙建於此厥後二十六
年為至正己丑克成復加繕治充廣其檐楹補修其牖
户内外皆飾以白堊浚流泉壘奇石畦以菊數百本徑
其中以供覽亭舊無名始命之曰對菊於是詩酒遊覽

之事日益不廢又十有四年為至正壬寅始來求記於余以垂後勸予知克成之寓意於菊者有在也淵明當晉宋風塵之際澹然不徇時好退而徘徊晚節與黃花同傲霜露其中所存人莫之見也至於千載而下心領意會者復幾何人哉吁人生孰能百年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皆命之於天矣營營焉求其所欲而不得老死而後止者人之常情也苟能素其位而不願乎其外則將無往而不得其樂凡世之榮辱美惡皆不能間之矣

克成有焉由是而果能進進不已也則又遊於物之外矣

嘉秀軒記

禹貢揚州之域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蓋三江導震澤之水東入於海江之南北壤地數百里至今土肥而木茂民生敦庬而富庶地志所載讀書宦達者歷代皆有人焉余行江上每見人物問其姓字往往得前代聞人之子孫訪其流風遺俗未嘗不感

慨太息也始余識杜生嗣榮今十年矣杜氏世居吳淞
宗族蕃衍生今年幾三十能世其業家於江之南橫泖
水上即其居之東偏築室於穹林喬木間爲茅檐土壁
無刻桷甃治之麗前列塲圃後瞰清流四榮之外環以
幽花美竹簷宇高明窓户瀟灑藹然如在深山絕壑而
四時之生意有循環無窮頋接不暇者焉暇日過之燕
坐談笑意趣甚適予固已喜其不羣乎流俗也生求予
名其室予曰是宜名嘉秀以志夫草木之向榮居處之

松竹之為林高山平野在在莫不有之而此乃欲為之記者何哉以曹炳幼文築室讀書其下故也自古讀書者不擇地而朝夕可以用其力今此乃特取於松竹之間者又何哉嘗疑而問焉蓋有慕於昌黎韓子之言故也夫松竹之為物高標勁節偃蹇絕特處暄凜而不為變易凌霜雪而不為屈撓蒼古之色毅然無窮不與衆卉之紛紅駭綠者朝榮而夕悴可謂草木之有恒者矣以之而固子之志勵子之益庶有益乎此衆人所可知

也然予於是則有見焉幼文之大父貞素翁嘗為堂曰求志亭曰遂生皆環以修篁喬木而讀書樂道其中卒以行稱鄉閭名聞朝野其先人都博君修藏於家庭閒有齋在林下曰古節後又能以事業顯皆種學績文相繼不絕又得年趙虞黃諸公先後所為文辭以記銘之至今在人耳目屋室簡編賴以久遠今幼文復能追前武不廢箕裘其所由來蓋有自矣此豈衆人盡知之哉自幼文之先世平日所以為淑後計者罔有不至此特

其一事耳𭛠文之所以樹松竹為書室者亦其繼述之一事也又嘗見之雲間之地矣九山之間有曰讀書堂者晉二陸之故居也亭林之陽有曰讀書堆者陳野王之遺址也是邦之望古今所稱惟陸與顧千載而下尚能指顧其處而嗟嘆之不遂泯滅者豈非以其讀書有道而賢之與今曹氏所居與之密邇三世相傳循習不墜將不得與前修追逐而流芳後世哉室既成松竹日茂𭛠文屬予為之記予亦與其有是善而宜書也後之

末乃漸分派散處各自為族及今十七八世積年四百餘矣子孫不遠數千里一見而昭穆不紊不以服盡親盡而途人者緊神祖是賴其尤相親暱者惟諫村灑後汪村為然三族始祖以兄弟為近久而子孫益能不自疎外歲祀西山廟必三族合享率數十百人所以尊祖睦族而益久之也陵谷屢遷衣冠氣澤日以微泯所幸未泯者此爾至元中先大父處州君以弗克終仕于宋晦迹華亭別業先子遂生華亭至德間大父喪歸故里

先子弗克舉家去至今為華亭人閭有宗族來者見之惟恐不亟親愛之恒患不至自以不得見三族合享之戚此心未嘗不介然也至正二年冬灑後兄安仲君來佐松江府幕一見而昭穆定親愛著始而問勞渠渠中而情文于于終而感歎凋落同然而欷歔兄距灑後始祖為十五世予距諫村始祖亦十五世不以服盡親盡為解友于之情若出同氣吾宗固自有家法哉兄弱冠從事江東列郡又再入縣幕所至皆有能聲今復佐幕

茲郡郡簿書必由佐始凡見諸行事一皆處以忠厚多得其情郡長官信從惟至予固自慶宗族猶有人也嗟乎吾宗冠蓋相望久矣時殊事異鞠為塗泥能彈冠自奮者復幾何人兄一出而宗黨出色先世氣澤不遂微泯可謂求什一於千百矣顧予生長異鄉衣食於奔走不得與宗族共處每南睇松楸無寧窮已在莊周謂去國見似人而喜況吾兄哉今年春兄以秩滿白郡長去歸鄉里由是退自悲向吾先子之介然者既不得釋今

之合而離者又烏可已於言耶因兄之行敘夙昔之所感以識别又不徒私於兄而已也

送畫者尹楚臯序

江漢以南古為楚地羅浮衡岳洞庭雲夢瀟湘盧阜世號奇偉秀絶者咸萃焉夫楚在三代盛時殷武之詩嘗抑其强大春秋書法不使與中國齒良有以也至入秦而國除更兩漢六朝唐宋之化而人物乃盛郡邑之名亦隨時以易數千百年而下幽人勝士猶不忘其初名

士嘉其能為詩文以勗之有曰是宜號楚皐則為無負所學及觀其畫皆瀟灑縱逸可喜於是益信其於山川奇偉秀絶者果有得也今復將遠遊以窮夫平日所未至而廣其學則斯名豈徒假哉遂為之歌曰

楚之山川兮幾千萬里周流而歷覽兮惟適所止思古之人兮彿可致聊延佇於澗谷之間兮撫遺蹤而興起攬荃蘭兮蕭艾深援余毫兮殆將求其苦心道里綿邈兮曷從執珪而越吟悠哉悠哉歲將晏兮其可以窮幽尋

進士吳善卿赴黟縣教諭醵贐序

江浙省取備榜進士今歲得吳君善卿士論相慶以為得人善卿甘肅人而假館松江遂以與薦焉右牓之士每舉登於江浙者松江恒多於他郡而善卿獨得稱善衆論者何哉豈非以其嘗實力於問學無待於假人非以幸而致者也善卿平日好學而謙識者莫不以科舉許之今之舉或以其不可得在正牓為憾士論曰不然文自已出雖備牓亦榮也豈天將以是為他日正牓之

司之得真才下以為力學者勸固無俟乎喋喋也

潘鍊師松菴序

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宗鑿鑿五千言所以垂世立教者至矣當時雖孔子之聖猶歎其猶龍也後世宗其學而得其道者凡幾千百人其徒敘為列仙集仙等傳以與太史氏書相久遠豈欺世哉又其後飲刀圭鍊形氣之說行則謂老氏之學惟長生久視之趍是豈知老子者哉葢凡得其道者謂止於無為然而未始無為也

風度期可與入老子之道號之曰通真明義靜德大師
玄中子且命主領益都路嶧陽山碧雲宮香火仍給金
縁紫服仲華曰是未足以盡吾學道之事於是退歸維
揚結廬燕坐以修其道且以休其徒衆而講習焉命曰
碧雲菴示不忘嶧陽之命還以青松萬本復自號松菴
以喻歲寒後凋志學之久而彌堅也予聞鍊師棄千金
之家而忘其故習不斷仕進而甘於恬漠非真有見乎
老氏大意弗若是也顧三千之行有以備於身其與向

叅軍以浙闈較文来遊雲間始得相識以奉周旋其從子明學實從之来明學甫弱冠氣質冲融言貌兩資傳氏佳子弟也既久見其在伯父旁油油翼翼祇服厥事暇則沈潛誦讀日益而月廣恬進而勇退觀其文則鏘然成章能世其家學者也退自吁予與明學皆宋舊家出也予自弱冠以徭役早澇世故相屈抑堂播之弗績弓治之俱棄浮湛里閭所幸氣節不遂以泯今年既四十視明學之所為能不愧且悔悔且莫及矣叅軍於稠

職復得以叅裁可否專制之令益不行矣然民心所仰
仍屬於宰而同寮不與焉是知古法固入人深也欲直
行已志不為同寮揺奪者惟不貪而明明而能幹者為
然數十年間明而幹者固不為無人咸溺於貪而志卒
不得逞亦其理宜也邢臺張侯來宰是邑三考之內終
始如一廉幹且明聞于朝野奉上字下惟盡吾才賦役
之不等者均之文教之失宣者振之豪奢之族蔑敢干
以貨賄强梗之徒無所逃於縲絏民蘇而吏逸盗弭而

其身相為終始奇窮流落之態可謂至矣然抱其胸中之道德文學以自異於世終不為造次顛沛所移也若然者代皆有之豈獨子美為哉後世言身親亂離者必首稱子美盖以其能著之聲詩而可見耳子美之言一事一物靡不形於咏歌以與其身相為終始道德文學因而傳馬後世稱之曰詩史卒無異詞比自十餘年来兵戈之迹遍滿山野江淮吴楚之民靡遑寧處友人張君孟膚世家江陰屢嬰患難轉徙周流避地鄰里無寧

咸賦詩載酒以餞之予以謂孟膚之志氣槩可見矣孟

膚之孝弟學問不言而喻矣所幸者孟膚之齒未也他

日四海晏然富貴而歸鄉里當以平生履歷著之詩篇

與此身相為終始追子美之高風遺躅以為今代之詩

史云

送全真嬾雲子序

學老子之道者必年富力強血氣充盛加以存養之功

則其神易完守易固而心之所操者一其為道易成也

故昔歐陽公嘗問道於石唐隱者隱者曰公之屋舍已
壞難復語此由是知血氣既衰斯不可以有為矣惟其
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身之屋舍有壞固不可以語道至
於寄其身之屋舍益不可以不完也否則風雨霜露必
摧吾體膚伐吾筋骨將竄避之不暇又豈能佚吾四肢
百骸以固吾精神血氣而操存其心耶故老氏嘗謂身
為丹基葢謂是也嘉禾嬾雲子懐君仲彬師事老氏而
習其道兵火之餘屋室蕩盡浮游畢縣寄身故舊而能

為風雨霜露是懼神完氣充以全其存養之功他日得為莊周列禦寇之徒與聞乎老子之道顧不拜諸賢之惠與

題錢素菴所藏曹雲翁手書龍眠述古圖序文

道在天地間惟文乃能載之苟無文則道將不能以言傳雖傳亦不能久遠古先聖賢所貴乎文字者以其為載道之器也自三墳五典群經衆史諸子叢集以降而為法書墨蹟片言隻字莫非載道者故歷代寶之久則愈貴以見今之不及於古焉貞素翁為鄉里典刑學術

優贍經史百家罔不造詣家所蓄書數千百卷法書墨
蹟數十百卷非徒藏也日展誦之所得者深廣也翁生
太平時年幾九袠以考終不可復得矣晚年日明手書
細字精緻可憐此卷葢為素菴先生書宋福唐鄭先生
所為龍眠述古圖敘文也追思翁康强時幅巾野褐扶
短節竹招邀文人勝士終逍遥於嘉花美木清泉翠石
間論文賦詩揮麈談玄援琴雅歌觴咏無筭風流文采
不減古人其有得於文字間者未易臆計也暇日屢從

翁遊得所書詩文小簡凡數十紙至今寳藏時出而觀
以求翁於髣髴未嘗不致私慕之戚乃已今觀先生所
藏而敬愛若是保全於兵火者又若是其賞識良可尚
也以謂書之在人間恒得如翁之善藏則書為不徒辱
矣若翁之能造詣理趣卒為鄉里典刑則翁為不徒藏
矣先生復能寳翁遺墨將垂久遠則翁之高風雅度與
宋諸賢同為不朽矣吁使翁平生所藏之書所書之蹟
盡得如先生者而付託焉豈非翁之願也又豈非書之

幸也鄭子產有言曰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愚亦曰非無書之患而無賞識力學之難也先生求文識卷後故書以復命焉

說

李轟字說

天地間聲之大者莫若雷霆凡狀雷霆之聲者曰轟而他物不與焉字書謂轟爲羣車之聲若然則車聲葢與雷霆等矣聖人制器車之體用至備圓其葢以象天方

其輿以象地兩其輪以象日月任載運行俯仰周折具盡物理斯聖人所服用也以車聲而侔雷霆字又專為車聲而作雷霆反借義焉則車之時義大矣哉會稽李生取以為名豈苟然耶乃若得之父兄師友則人之情也果何異與今乃得之夢是得之於神也得之神是得之於天也貞居張錬師以起之字之不亦宜乎予今年始識起之質而不野和而不流詢其家世又觀貞居所為文因以得其為人起之未老也篤志而力行以自樹

立其身時至事起足以有為豈知其聲名不彰彰然於天地間耶以能不負其先世之澤與神告之休徵庶斯名之無忝也

乾隆御覽之寶

野處集卷二